

#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长沙

#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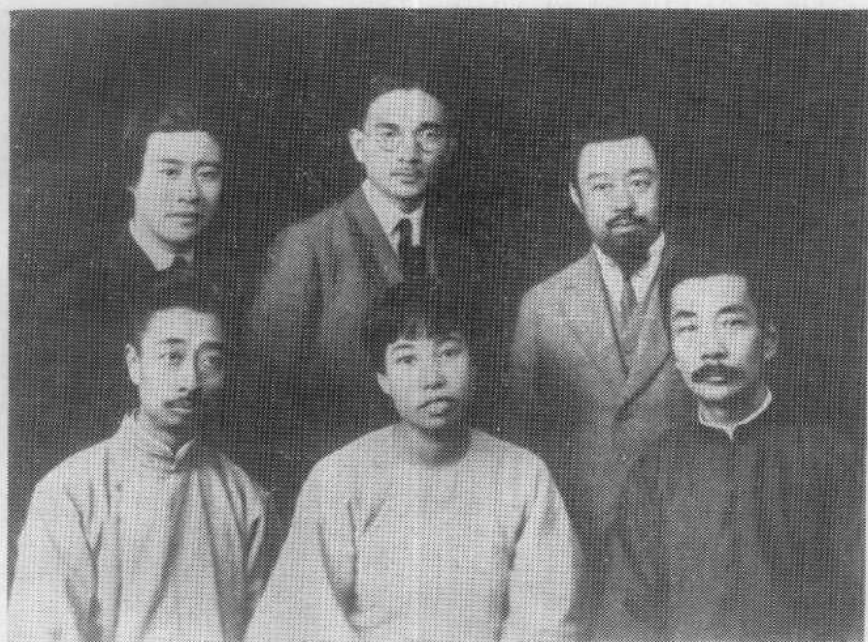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3,000 印张：3.25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109·1254 定价：0.27元



孙福熙 林语堂 孙伏园  
周建人 许广平 鲁迅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摄于上海



# 目 次

|                              |      |
|------------------------------|------|
| 哭鲁迅先生.....                   | (1)  |
| 《药》.....                     | (9)  |
| 《孔乙己》.....                   | (16) |
| 《腊叶》.....                    | (19) |
| 《杨贵妃》.....                   | (23) |
| 惜别.....                      | (28) |
| <b>【附录】</b>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景 宋 | (32) |
| 往事.....                      | (37) |
|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               | (41) |
| 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           | (46) |
| 鲁迅先生的几封信.....                | (49) |
| 追念鲁迅师.....                   | (56) |
| 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 (61) |
| 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 (64) |
| 鲁迅和易俗社.....                  | (68) |
| <b>【附录一】</b> 鲁迅先生在西安.....孙福熙 | (73) |
| <b>【附录二】</b> 长安道上.....       | (76) |
| 编 后.....                     | (97) |

## 哭 鲁 迅 先 生

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的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县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点钟，我被零碎事情缠绕得还没有看当天的北平报，多承褚述初兄跑来告我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没有做一点工作，心头想的，口头说的，无非鲁迅先生。我没有哭。我本来不敏感，后来学镇定，最后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觉得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我回忆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sup>①</sup>，我十八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

---

<sup>①</sup> 即一九一一年。

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教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着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次数最多的事是学生轰走了英文教员，鲁迅先生的态度以为学生既要自己挑选教员，那么他便不再聘请了。我于是乎向校长和同学两方面奔走解释。那时鲁迅先生说：“我有一个兄弟，刚刚从立教大学毕业回来，本来也可以请他教的；但学生的态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这个话了。”这指的便是周启明先生。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请到这位校长的兄弟继任英文教员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辞始终没有打动校长的坚决，英文讲席到底虚悬，只是年考时居然喜出望外的来了周启明先生给我们出题并监试。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直到现在廿五年了，我

对这八个字还惭愧，觉得没有能副鲁迅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不久辞了校长。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交卸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钱；也从旁处听见军政府如何欠付学款，及鲁迅先生如何辛苦撑持。那时候一切都混乱，青年们发现了革命党里也有坏人，给予简单的头脑一个不期待的打击。对于旧势力的抬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继任鲁迅先生作校长的，正如继任孙中山先生作总统的：这个对比，全国各地，无论上下，都极普遍。欠付学款的军政府，因为种种措施不妥，后来成了全绍兴攻击的目标，旧势力找到革命党的罅隙，乘机竭力的挣扎出来。青年们一般的陷入苦闷，我也不再进那个学校。

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过外面虽然现着异常孤冷，鲁迅先生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例如向金陵佛经流通处捐资刻《百喻经》，又如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这种不含丝毫名利观念的提倡文化事业，甚至一切事业，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

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甚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尝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

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人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

事李老先生<sup>①</sup>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同鲁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老先生的态度这才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 Spy<sup>②</sup>，某人是 Traitor<sup>③</sup>，一个不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热肠的。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在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

① 指李懿修，号慎斋，河北清苑人。曾任教育部会计。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

② Spy英语：特务、暗探。

③ Traitor英语：叛徒、内奸。

——编者。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却，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和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纪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十月廿日下午三点钟的消息，钩起我廿五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廿五年的时间，清清楚楚的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荅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

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业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

## 《药》

### 一

鲁迅先生去世，我于悲痛之余，常常想到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那些早期的，我大抵先读原稿，再读杂志，更读合集，不但读过很多回，而且曾听鲁迅先生自己讲述他那创作某篇时的动机，背景，和艺术，所以至今印象还很清楚的。例如《药》。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 二

《药》的内容分四段。第一段述小茶店的少东华小栓患肺病，老夫妇华老栓和华大妈计划着去买刑场上塞在斩犯颈口的血馒头来医治，老栓亲手持钱往刑场去买，看见刑场上的种种。这

斩犯就是革命者夏瑜。

第二段述华老栓拿了用革命者的血染红了的馒头到家，老夫妇用灶火把血馒头拿荷叶包着煨熟，天天必到的茶客驼背五少爷闻到人血的香味，问“你们吃什么点心呀？”没有人回答。“炒米粥么？”还是没有人回答。小栓却在老父母的抚慰下把煨熟的“两半个白面的馒头”吃下了。

第三段述茶客们谈论夏瑜的案子。人物有康大叔，他是替华家帮忙接洽购买血馒头的人，他知道夏瑜一案的底细；有花白胡子，有二十多岁的人，有驼背五少爷，三人只是一般的茶客，连康大叔所讲也不大明白了解。康大叔讲到的人物有夏三爷，他是夏瑜的叔叔，因为首先去告官，得了念五两赏银；有红眼睛阿义，是“管牢的”狱卒，他想向夏瑜去“盘盘底细”，并“榨一点油水”，不料夏瑜竟劝他造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阿义“便打他两个嘴巴”。

第四段述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去上夏瑜的坟，小栓的母亲华大妈也去上小栓的坟，在坟场相遇，两人都是花白头发，但是谁也不知道谁的儿子曾经吃过谁的血。只是夏瑜的坟上有一圈红白花，使夏四奶奶发愣，也使华大妈发愣，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 三

《药》的内容是这样一个人窒息悲剧，而有一幅广大的幕，笼罩这全部悲剧的，便是群众的愚昧。

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只有孤孤单单的一个夏瑜看出来，喊出来，做出来了。四周却弥漫着愚昧，愚昧，愚昧。

夏四奶奶虽然生得出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却了解不了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因为慈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她会：“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可是她把坟上的花环误认为夏瑜显灵，她希望乌鸦飞上夏瑜的坟顶，她依然免不了慈爱的愚昧。

华氏老夫妇也是慈爱的愚昧：他们相信人血馒头可以医治他们儿子的肺病，他们不知道这个革命者的血是为他们的幸福而流的，但是他们对于儿子是够慈爱的了，这不是慈爱的愚昧是甚么？

夏三爷，红眼睛阿义，康大叔，是一类。夏三爷不了解侄子的行为，却把侄子的生命换了二十五两银子；红眼睛阿义不接受夏瑜的宣传，却打夏瑜两个嘴巴；康大叔称赞“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他骂夏瑜“那个小家伙不要命，不要就是了。……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这三个人都是凶狠的愚昧。

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是一类。他们三个人对于“红眼睛阿义打了夏瑜两个嘴巴，而夏瑜还说红眼睛阿义可怜”这一件事，自始至终没有法子了解；结果有一个人提出“疯了！”的答案来，大家都心满意足了。这无以名之，名之曰茫漠的愚昧。

夏瑜便在这用种种愚昧织成的幕下牺牲了。